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

記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
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

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溼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父塚之東自城

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一天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成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

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繫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驩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畧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藉湜
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
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洟
翩然被髮下大荒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
廢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

竹森然以高喬木翁鬱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
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
之思檣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
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不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
蔬可以飽鄰里魚蟹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
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
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
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
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
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

園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無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吾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

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肯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子以為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
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

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鞭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
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
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鞭材當萃
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
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以所畫質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質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質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肯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按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一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予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為多而予亦善畫古木石一作叢竹因以遺
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
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
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
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不其病無足錄者

獨著其為人之六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趙郡蘇軾書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
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
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
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
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
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
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

復作盥歸誠佛借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
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
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
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私竊
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
首七年得賜表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
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
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
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
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

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
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
副使眉山蘇某記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入常疑之今
以鍾磬置水中以一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蹟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上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鍾名何也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磔磔焉予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
也余方心動欲往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予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
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
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

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然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予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為有僧應三建策鑿清冷口導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強力辨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為請

賞言笑謝去予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予於宗曰吾鄆人也少為僧以講為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檀越也予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予自黃州遷于汝過宗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
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
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

名豈少哉其可不為一言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勸予不得已戲為浮屠語以問
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
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
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
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
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
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
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牕欄楯慢帷而不去也汝隱
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
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
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亦不忘也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
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占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
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
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几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
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予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宗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
至逾月而興工五十有五而成功用夫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埽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予
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予

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占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慮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脆脆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是書也

凌虛臺記

臺因一作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郡邑之靈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

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入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載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孤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素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髻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烏鳶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年一作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
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
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
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
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
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
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與寒耕暑
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
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

為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
唐之說攝衣升堂問答自去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
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
推墮澆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
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道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
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
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
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
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
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丁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

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
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
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
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
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
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
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頗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垂手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執者執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

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
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故
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災於
賊者也而况於予乎予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
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
是以與予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祇可
矐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與軾曰未
也是以終予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

守之與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
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與廿六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
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
夫不可取者亡行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
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
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凡人相與號守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予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滌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吐跡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洒奮迅而盡君之德維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聳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予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
萬壽永作神主歟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
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
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一

記

淨因院畫記

予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
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
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
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
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
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
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辦與可之



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孳拳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與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予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予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予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

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未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

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
與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
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予以事至湖周覽歎
息而華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予凡有物必歸於盡而
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
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
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華老
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樂於不
知命也夫予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
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
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作吾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
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執授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癩疽癰疥眩瞶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以食
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
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
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
而効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
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
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酷喪之禍而收其民
於百戰之餘知其虜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
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問滕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
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
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
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
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
寢於黃堂之比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

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夜賓客僚吏
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去曹叅為漢宗
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謂其所終豈非
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與滕西東並海南放于九
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
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官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
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二
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
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
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一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問何哉
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之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
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
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
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換將以
遺來者供其無窮心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

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
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
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
求乎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
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耄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右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家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
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丁也既而自笑曰

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
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
去亦不復惜也壁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
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
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
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
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
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
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歲伴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取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耘有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壯健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坐坐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司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償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償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去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

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
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真道則陳義秉法以
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布聲軾先
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
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
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
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
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
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
處而不能道其詳也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

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治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
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
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
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
登臨覽觀之幽小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
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
黎侯之遺愛也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小大故養

有厚薄苟有元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官室弊陋不如吾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欲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改作營造之功歌仄庶以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真有

葺者非惟不取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五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去川掾請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皆向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以公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四川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中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甘為蒙漆園吏沒千有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秋作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由於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八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一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

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開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扈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劔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予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

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

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亦作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絃日於澗谷之間兮處蒼及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

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

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
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
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
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棘屏之寄之
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
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
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
叙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
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
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

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
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
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
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
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
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
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
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小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
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
以治郡顯所至必達學於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

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觀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某白以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且以列本末贏糧而從某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一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媿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四日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眉山蘇某書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余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二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散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

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
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其技與道相半習與之相會
非無挾而往造也子亦見天蠲與雞手蠲登木而號
不知止也雞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其
蛇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恍惚之中
而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
助手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湏老先生至而問焉
二人者頽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蠲與雞而問
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
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堂書來海南

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

日蜀人蘇示書

遺文亭記代東元脩

何武所至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
子循理而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
赫名之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
也而民不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
已每歲之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
亭擷亭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
子瞻名之遺愛時毅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

見公公命記
道路之言所

記之教愚樸驛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
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一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二

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
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一作
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
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為山九仞之後毫釐
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曰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孟子則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

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為浮屠氏不知者以為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為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

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表之民貧遷衆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漂墮羅刹鬼國號呼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

益鉢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億無
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湧
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居士見聞隨
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舟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
夜明三十襲言誰敢爭層簷飛空倚日星海波不搖
鷗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瓊州惠通泉記

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
空世間等無有二
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
門獨無有矧吾道
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
為我記之居士曰
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
記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一日記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五
日大阿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
逆有順而生喜怒
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
所從來惟有一愛
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性
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
手當滅云何衆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人衆生了然見知不
生不滅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
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而
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
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
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四坑窞而人自然有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
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
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
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以
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
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餘里有三山庵庵下有泉
味類惠山泉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且
求為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

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頽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摸之
不作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
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
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
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
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
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
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
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
人可以為頽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

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
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都程
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
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祭石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其首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
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三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
槩鋒而劔脊其廉可劇而甘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
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博
觀左右失手墜于江中乃禮阿于神願復得之當歲諸

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詔以異之觀既禱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川貢砥礪砮丹惟箇籛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世所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春秋時隼集于陳廷信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箭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為異物乎况之戈和之弓垂之竹以陳于路寢孔子履藏于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

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寶其不敢私有而留于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聖神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跡迹遠人立朝寘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置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

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頽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喏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為觀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

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條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渾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露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

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之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

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
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
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
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
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
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
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
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脰無毛剪爪為
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
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

作禮樂伐鼓扣鍾籥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
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
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
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
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
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
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
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喜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
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
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蟄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後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津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清哉乃碑而銘之銘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不口無離無看無證
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在昏昏
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
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
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亦難哉既以
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
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業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為南海
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寬者陽狂不則人謂之潘

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盜盜常與言師言法華偈頌
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遊盜以謂盡
得我道盜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游心故得此舍利四
十八粒盜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心作先生墓誌具
載其事大今為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
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恆清使持歸本院
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之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明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續添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三丁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工內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山川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恤竹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公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公草木為婦人而宜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公曰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通四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妾以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劍

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
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
卜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
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
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
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
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
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
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

皆可賢者粗為錄之其谷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
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
之今年黃人汪若谷亦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
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工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
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
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
以隸字釋之不可見其與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
問安所識答曰予獨一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

昔與苞起居語言狀其甚詳炳大驚告子曰昔嘗識苞
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
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
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
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
食愚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
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
天下若疑其所托又一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
見常多奚必於區區一身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



